

是月娘

金瓶梅的男男
女女(之一)

金瓶梅的男男女女(之二)

吴月娘

台湾
魏子云
著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装帧设计：艺 丰

金瓶梅的男男女女(之一)

吴月娘

(台湾)魏子云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 插页 319,000 字

1998 年 1 月第 2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328-0/I·1179

定价:16.80 元

内 容 简 介

一部《金瓶梅》，四百年魅力不减，迷倒无数饮食男女，世界为之瞩目。

《金瓶梅》的男男女女，奢侈荒淫，日以继夜，夜以继日，难填情天欲海。

西门庆，集商人与淫棍于一身，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赚钱，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纵欲。吴月娘，西门庆之大老婆也，面对五个小老婆、众多的淫妇、妓女、婬童，她如何相处？

本书作者魏子云先生是台湾著名金学家，以二十余年研究《金瓶梅》之心血，凝于一端，依据原著线索，以现代小说的手法进行百分之八十的再创造，清晰地描绘出吴月娘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心性、她在西门家族中的所作所为，以及自西门庆以下众男女荒淫无耻的生活，对人们了解千古奇书《金瓶梅》有切实的帮助。

目 录

关于《吴月娘》这本小说	1
一、吴月娘嫁	1
二、娶孟玉楼	17
三、娶潘金莲	31
四、梳李桂姐	38
五、娶李瓶儿	45
六、跌梯小产	67
七、服妊子药	73
八、金莲赔罪	82
九、丧失产子	102
十、盗财归院	112
十一、南方货船	123
十二、泰山进香	131
十三、大姐责夫	145
十四、婢作夫人	154
十五、打陈经济	163
十六、大姐回家	170
十七、秋菊之死	178
十八、月娘受窘	192
十九、雪娥卷逃	201

二十、嫁孟玉楼	212
二一、强要元宵	227
二二、替女伸冤	241
二三、作嫁衣裳	248
二四、求助春梅	258
二五、旧家池馆	265
二六、装假兄弟	278
二七、月娘警惕	291
二八、绣春出家	302
二九、往事堪伤（一）	312
三十、往事堪伤（二）	326
三一、往事堪伤（三）	338
三二、经济再起	352
三三、逃往何方	364
三四、妙悟有无	375
后记	388

关于《吴月娘》这本小说

数年前，丹扉主编《仕女》杂志，邀我这老友写一专栏。我没有兴致写身边琐屑的婆妈经，她要我写金瓶梅中的娘儿们。答应下来后，想了又想，却又不能以论断的笔触写，文笔要轻松有趣。遂以小说的笔法写以“潘金莲”为主的“金瓶梅中的娘儿们”。想不到刊出两篇后，就受到读者的赞赏，一月一篇，居然写了三年未断。直到丹扉离开编务方停。

尚未写完，皇冠就看中了她，要印单行本。今已出版两年，销行三版了。去年，北京的作家出版社，不声不响的印了十万册。到如今版板的问题未曾解决。

既然称为“金瓶梅中的娘儿们”，自不是《潘金莲》那一本所能概括的，在计划中还有“吴月娘”“李瓶儿”等人。去年三月，我着手写“吴月娘”这一部分，我一直想这位了不起的家庭主妇。不要说在明朝那个旧时代，就是在今天这个新时代，她更是一位少见的女人。《金瓶梅》的人物，大多是非典型的现实人物，只有吴月娘是一位合乎“关雎之德”的旧时代的主妇典型。这一点，是我独有的看法，也是我研究《金瓶梅》的心得。

由于吴月娘在书中占有的情节分量，没有潘金莲多，且又大多藤攀在潘金莲的情节枝干上，尤其是后来的十九回，吴月娘的情节又附在春梅身上发展，她占有的分量更少了。所以我写“吴月娘”与写“潘金莲”有大不相同之处，那就是，“潘金莲”的故事情节，有百分之四十的原著依据，“吴月娘”则连百分之二十也没有，要靠百分之八十的虚构，方能线条分明的刻划出“吴月娘”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心性，说起来，比写“潘金莲”要辛苦得多多。

《吴月娘》这本书，原计划去年写完。虽然去年三月间就动笔了，却是一边写还一边计划：还是写一位一位的小单元呢？还是像《潘金莲》一样的大单元。起先，打算采用小单元的写法，如李瓶儿、孟玉楼、春梅，以及几个重要的妓女，几个重要的仆妇，各成一个组合。后来，我又改了，改成了大单元，以吴月娘为主导。遂又从五月起重起炉灶，预计十月写完。到九月间，已写完二十篇，被一些杂事侵入干扰而辍笔。今年二月到南京、石家庄两地参加完了两次学术会议回来，三月中方又提起笔来继续写下去，终于在五月杪完成了她；仍是三十三篇。

在原计划中，是三十六篇，有关李瓶儿在梁中书家逃到京城，庇护于花太监身边的回溯，还有春梅“以淫死”的现实场面。但都不容易穿插进来，遂不得不摒之本文之外，就是这样的写法，还有几篇不得不用第二人称把它剪裁进来。本书虽是

一篇篇各自独立的故事，却也不能不脉络起来呀！

对于《金瓶梅》中的娘儿们，我最同情的是秋菊。作者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就有深蕴的含意。在书中，她是又被领出去卖了的。我则把她处以肝病死亡，而且死在月经初泛时的血崩。更让她保有了她清清白白的女儿身，离开那个肮脏的世界。我这样写，无非想把我的同情心扩大，传达给读者。但不知能否获得大多数读者的同情？遗憾的是，这样写，又把吴月娘写得太仁慈了。

其他，我不应再说什么。作品就是作者的代言人。

谢谢“中国风”连载她。“吴月娘”确是一位具有中国风的女人。



吴月娘嫁

標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顷筐墜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诗经·召南

这首古诗，嘲讽的就是那年过二十未嫁的女子，说她们就像梅树上的梅子一样，已到了黄熟掉落满地，得成筐成筐的来收捡了。这样年龄的女子，已失去了庶士好逑的机会，只要有人说愿意娶，就应该点头应允。可是吴月娘，这年已经二十四了。何况，她曾经许过人家。如今是“望门寡”。

自从第一个未婚夫在她未嫁前就害了伤寒病死去，这几年来，家中却又一直出事。先是身为卫所千户的父亲故了，跟着第二年，娘也死了。虽说，依据孝服的规定，未出阁的女儿，为父母只服孝一年，吴月娘却接一接二，这一拖，可就芳年二十四了。

吴月娘虽然失去了爹娘，却还有两个哥哥，都娶了嫂嫂，对她这位妹妹，也没有表示出厌烦，姑嫂仍相处得还算融洽。但对吴月娘来说，总有几分寄身篱下的感觉。她虽不是一位嫁

后死了丈夫才回娘家吃闲饭的女儿，总是一位有过人家的女人。不过，吴家并没有同意让她这位有了婚约尚未出阁的妹妹到婆家去，做个妻子名分参加葬礼，若是去了，就不能再回到娘家来，就应以寡妇的身份在婆家守节。吴家的这两位哥哥却没有这样做。爹娘既不在世，做兄长的怎能忍心把个唯一的妹子推出门去，到婆家去守活寡。吴月娘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先是孝服在身，没有人敢来提亲。孝服满后，前来提亲的人也很少，一是赚这姑娘命硬，未过门就刺死了一个；二是年已二十多了；三是出身于一个五品千户之家，高门子弟看不上，低门人家不敢攀；四是父母俱亡，难得带上一份丰厚的妆奁。就这样，一直到吴月娘二十四岁的这一年，方有一份人家托人来问询问问，问一问吴家人，愿意填房不？

这份人家姓西门，汉子是在狮子街开草药铺的西门大郎，名叫西门庆，但一般人都背后叫他“西门大儿”，念到“大”字的时候，还都加上“儿”音。

这狮子街的草药铺，在清河县是一爿老店，一向生意兴隆，名扬四方。但自从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故后，这独生子西门庆却不是一位克绍箕裘的儿子，他喜欢的是花街柳巷，瓦舍勾栏，平时与市上的一些博郎子弟，玩枪弄棍，踢鞠跑马，居然集聚了一些狐朋狗友，结成一个十兄弟帮会，他被选为老大。这些年来，在地方上已经成了气候，不但在社会上包赌包娼，连衙门口的诉讼，他们都包揽在手，交通官吏，也成了他

这帮会的要务。是以他父母亡故以后的十多年间，纵然没有好好经营祖业——草药铺，在帮会上，赚来的更多，如今已是一位令人提他西门庆三字，便心生畏惧的人物。早已无人在背后喊他“西门大”了，甚而连“西门大郎”也不敢叫，提起西门庆来，都以“西门大官人”称呼。清河县的小捣子们，个个仰承他的鼻息，体会他的眼神来讨生活。虽有一些贤良的百姓非常厌烦西门的作为，又哪儿敢吭一声。

像西门庆的为人，吴家哪能不有所闻知呢？

那西门庆的结发娘子姓陈，嫁到西门家十年了。生了两个女儿，夭折了一个，还存活了一个，今年都十三岁了。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主妇，无论粗的细的，无所不能，闺中的针线活计，厨灶上的大餐小酌，做得又快又好。只是一样，包容量太小了。她对于汉子的那种冶游生活，非常不满，劝又不听，吵又徒生闲气。当她把公婆一个一个依礼葬了，把灶上的事交给了自小儿带来的丫头孙雪娥，把女儿的婚事，许了人家，她就隐居在佛堂里，成于敲打着木鱼，在一豆灯光之下，念佛打坐。反正，汉子已经娶了两个粉头在家，用不着再在房中等汉子了。就这样，西门家的陈氏娘子在寂寂的佛堂中生化。卒年只有二十五岁，她是十六岁嫁作西门妇的，第二年就生下了大姐，第三年又生了女儿未满月就夭折了。她与西门庆同岁。

当媒人向吴月娘的大哥提起了这一门亲事，吴铠当时就摇头拒绝。但回家与妻子说了之后，妻子则劝他不要擅自作主，

第一，妹子大了，第二，还有二兄弟，应该相商一下再说。吴铠一想妻子说得有理，便先与老二说了，老二说问问妹子，若是妹子点了头，做哥哥的就不应反对。

两个嫂子把这门亲事，传送给妹子吴月娘，吴月娘一听便羞红了脖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跟着泪水便从眼角打鬓边流下来。她的泪，一是由于心情激动，终于有人来提亲了；二是死去的爹娘，不能为她张罗妆奁；三是未来的归宿是乐园是火坑？都是未知之天。一时万感交集，忍不住泪水涌出了眼眶。

两个嫂子见及此情，也一时感染了一分伤感，也鼻酸眼热起来。

“那西门大官人，过去倒是个浪荡子，”大嫂说，“如今却闯出了名头，连县太爷都依仗着他料理公事。已是咱清河县地面上的绅士喽！”

“吃得开，玩得转，”二嫂也附和着说。“在咱这地面上，呼得风起，唤得雨降，嫁过去吃不了亏的。”

吴月娘拿起手上的巾帕擦了擦泪，嗤哼嗤哼鼻子说：“我是一个守了几年望门寡的扫帚星，有人要就谢谢天了，哪里还有我挑拣的份儿。哥嫂做主就是了。”

“不，”大嫂说，“你哥哥说先问问妹子你，你点了头，才能回复媒人说下半段的事。妹子你不点头，就回复了媒人，再先等别个好人家。”

“古语说得是，‘先嫁由父母，再嫁由自身。’妹子虽还没

有出阁，终究是许过人家的姑娘。再说，这西门大官人，可不是一份平常人家，他的正头娘子虽然死了，家中还有二房三房，还有陪房丫头，”二嫂又插嘴进来说：“还有个十三岁的女儿。嫁过去……”没有再说下去，大嫂见二嫂没有说下去，就接过话头说：“嫁过去是正头娘子，那二房三房都是打从勾栏领到家里的粉头。俗话说得好，做偏的休想压过正去。前房留下来的女儿，无论多大，总得喊后母做娘。”

这一段话还没有说完，吴月娘已经呜咽得不能成声。接着大嫂攀着二嫂，把头倒在大嫂的腰腹间，委唔委唔的哭了起来。弄得这两个嫂子一时不知再说什么？也不知妹子的心眼里，究竟是真的愿意还是不肯嫁西门这份人家？一时惶惑起来。因而这两个嫂子，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知如何再说下去。也只有泪流满面。

“感谢嫂子，”吴月娘擦擦眼泪说，“爹娘不在世，兄如父，嫂如母；哥嫂决定就是。没有那么多好顾虑的。人们不是常说吗，‘千家挑，万家选，最后选了个破灯盏。’万事皆由命，半点不由人。我听凭命运安排。有恁么一份人家有意咱家，也就别再掂斤秤两的啦。嫂子，我答应嫁。”

经过吴月娘这一长串斩钉截铁似的话语，越发不知如何再说下去。本来还有一番说到西门庆动辄拳打足踢打老婆的话，也不敢再说。这两个嫂子之所以准备了这么一些闲话要说，怕的是吴月娘嫁过去日子过得不如意，会埋怨到她们，街坊邻居

也会在背后说她们闲话。

“这事才刚提个头儿，”大嫂说，“你哥哥还在考量。但这桩事儿，关联到妹妹的一生，所以俺妯娌们，不得不先向妹妹透个信息。说个亮堂。”

“你哥哥也说了，这汉子就是爱在风月场中混。”二嫂说，“别的条件都够。大身材，雄赳赳像个霸王似的。”

“不，”大嫂赶忙接过话碴说，“像周瑜，我见过，脸盘子挺英俊的。身子架倒像赵子龙，魁魁梧梧的。”

“听说那西门大官人在勾栏里行走，歇粉头都不要花钱，”二嫂又补充说，“有些粉头还宁愿倒贴呢！”

大嫂眯眼色要二嫂不要多话啦，遂说：“既然妹妹愿意，俺们跟你哥说去。他们男人家，外面的事，知道得多，好歹他们分得出，轻重他们掂得出。你又是他们的亲妹子，总不会让亲妹子吃亏。”

吴月娘已停止了呜咽，擦干了眼泪。低着头静静的听两个嫂子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然而她自己早在心里盘算着了，凭着她家五品千户的门第，大哥还有官职在身，虽是一个不入流的芝麻蚕豆大的官，总还是个官，总不能不顾他们家这个门面。只是她也听说过，那西门庆是个浪荡子，一般人口中的痞子、捣子。如今混成了头子就是了。

两个嫂子走后，千端万绪的思潮，便在吴月娘心海波涛起来。

如今，自己已经二十四了，再不嫁，就一天天向三十上爬去。到了那时候，只有到尼姑庵落发做尼姑一条路，有谁要这么大年岁的老小姐？怎能在哥嫂家长久下去，哥嫂不厌，自己也烦。那西门庆既然能由痞子、捣子混成了帮会的头子，想必有他的长处。既然两位嫂子特意为了这件事征询她愿否嫁这份人家？定然考量过了、认可过了。一定是中意了的。只是二嫂说的一点：“他家还有个十三岁的女儿，一进门就做了娘。还有二房三房，进门后怎样相处？”这也是吴月娘心头间起伏不定的一个问题。

吴月娘是一位合乎准则的闺门之女，虽然二十四岁了，除了在节令中上坟祭祖，踏踏青，做过短时的春游，有时陪同嫂嫂出门看看焰火，赏赏花灯，连春间的庙会，都不敢去逛，怕是惹是非，有闲话。观赏戏文，都是随侍老人们在看棚中——隔着帘子看，从不敢抛头露面。

平常日子，在家做针线活计，不到夜深不歇。

虽然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但对一些小说或戏曲上的故事，却非常熟谙。那是由于冬夜做针线活的时候，请来的有尼姑说经宣卷，有瞎姑娘说古唱曲，还有说评书的老盲人说“三分”（三国），说杨家将”或“周幽王宠褒姒”身死帝京。还有武则天娘娘的三宫六院，她也跟着大人听过。所以当她听到二嫂说那西门庆是个大身材，雄赳赳像个霸王似的，她就联想到武则天的三宫六院。她选进宫去的男子，都是大身材的。因而

使她想到男人身材大应是女人欢喜的，不是女人讨厌的。她记得那位唱曲子的瞎姑娘郑三姐，有一天雪雨太大，没有事，留下来同她并头睡，唱了一些咸湿的小唱，又说了一些荤话。她虽然乐意听，却碍于自己怕走上邪路，不敢多招惹，总是在热辣辣的情绪中，装着去睡，阻止了郑三姐的惹火曲儿与那惹火话儿。但有一句，说：“汉子汉，靠钢钻；女人女，有锯齿。”不能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纵然推想出一些来，像汉子、钢钻，猜得到了，那女人有锯齿，她却想不出来，女人哪处有锯齿呢？想必是手指甲了。她的推想是：“当汉子的卤莽到女人不能忍受的时候，就用手指甲去掐。”这话是吴月娘想问没有敢问的事。

娘在世的日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男人是钢，女人是棉。钢坚不克棉，棉能包钢。”所以做妇人的，万不可对汉子使刚性，钢对钢纵不致两败俱伤，也会叮叮当当碰成两下里去。女人必须软如棉，要知道“棉能包钢”这个道理。这一点，是吴月娘切记在心的。她一再告诫自己，一旦嫁作人妇，切记不可与汉子作对。她娘更是时常的向她说：“嫁汉随汉，不可自便。”又说：“枕上劝汉，莫惹生厌。”以及“劝汉话要少，莫惹汉子吵。”还有“床上劝汉兴头上，准惹汉子骂混账。”她想：“娘的这些话，如今都要一一去学着做了。”

吴月娘是个娇小型的女子，当时人所谓的“五短身材”，当她听二嫂说西门庆是个大身材，雄赳赳像霸王似的，虽然想